

序 章

路易士从船上下来的时候，正飘着蒙蒙细雨。码头上的灾民像中弹似地纷纷扑倒，窸窸窣窣地跪出一条路。那天，人们听到河上飘来的纤夫号子，雷鸣一般，都说是一条大船来了。躺在烟馆里娼寮里的人听到纤夫的叫声像饿狗般地扑了出来。江水悄没声息地上涨着，从上游漂下的枯枝和沉船木屑在江心漩涡中打着转儿，当大船的跳板咣地一声砸在码头石板上时，跪着的灾民全都举起了破碗。

船停靠了好一阵，路易士才走出船舱，他金丝头发，鹰鼻，鹄眼，身后跟着他的夫人。那女人在船舱里看到岸上的这一幕吓得瑟瑟发抖，她说：路，我们走得出去不？路易士说：别怕。边说边将皮箱里的小钱和细碎银子分给夫人。他们一路走一路往破碗里扔小钱和细碎银子。夫人望着恶狠狠盯着她的男人，望着将额头磕得砰砰响的妇女，手颤栗不已，丢了一块又一块。路易士用英语说：匀匀地扔，扔完了，你走不出这长长的码头。在一个瞬间里，路易士感到眼前的情景是一个意象，他随时

都会葬身于这块神秘的黄土地。

这是 1890年，路易士第二次来到这座府城。第一次是两年前，他在戴家巷买了一处房屋作礼拜堂，开始布道活动。这次来是为了办学，他知道教会欲强大必首重教育，布道事业之成败悉以学校教育之良否为转移。他在府城西郊鹅颈状的山坡上买下地，开始建造房屋。

一日，路易士与夫人正在礼拜堂后院下棋时，佣仆慌慌张张奔进来说，坏事了。那日阳光明媚，府城十六县文武生岁考，各县童生集中府城应试。应试诸生来到西郊高地登高望远指点江山，一童生看见有木匠在造屋，其构架不像一般的民舍庄园，也不像衙门官邸，上前问道：此屋为谁建造？答曰：洋人办学堂。考生们个个满腹经纶，此处扼江水控交通，乃府城咽喉之地，岂能容西洋人虎视？于是义愤填膺，将已快建成的房屋付之一炬。在熊熊的火光中，考生们前呼后拥，浩荡入城。其时，路易士夫人初生一女，闻警后三人逃到承建学校的赵木匠家，考生们将戴家巷礼拜堂烧毁，又奔往赵家搜索。路易士三人藏匿在木刨花堆中，夫人用手紧紧捂着女儿的嘴。有个考生用晾衣杆往木刨花捅了两下，一下插在夫人的两腿之间，一下插着路易士的颈项而过。考生走后，路易士的女儿脸色发青，好一阵子才啼哭出声，那声音像老人一样，苍

凉而悲伤。

月亮升起来的时候，在府正堂衙署后花院里，夫人头搭在路易士的肩上说咱们回去吧。路易士望着泪流涔涔的夫人，拍了拍她的肩膀，什么话也没有说。他掉头朝西望去，在遥远的西半球，他拥有一座简朴的乡间房屋，那是一幢木石结构的美丽房屋，座落在森林覆盖的草场山坡下面，从窗口望出去是一片坦荡辽阔的绿荫，牛群马群星散其间，那是一片与这里截然不同的风光。女人抬起头望着丈夫，月光下他刚毅的五官和飘荡的金发传达着强烈的宗教气息，她想到了他的父亲，一个穿着黑衣的神甫疲倦的背景，他的整个印象就是骑着一只瘦驴在废墟一般荒芜的加尔各答城转悠，最后染上热病不治而死。女人用手抚摸着路易士毛茸茸的胸脯说咱们回去吧。路易士低下头吻着夫人冰凉的额头，在别人的国度里，他比任何时候都清晰地听到滚滚血脉的召唤，这种召唤不是叫他回归，而是呼唤他走向家族的历史，他要为自己创造一个传教士家族的神话。

第二年，路易士只身来到这座府城。他在北郊临江的坡上购置了一片田地及所属房舍，挂出了“求知中学”的牌子。学校三面都是荒地和坟堆，临江的一面才漾着几分清新的气息。站在悬崖边，江

水在银晃晃的太阳照耀下如一块巨大的浮冰，水蒸气冉冉升到江面上空，形成一个泻金溢银的雾罩。从悬崖陡峭的石级下到江边，可以看见阳光透入水中，鱼儿蹿跃，鹅卵石清晰如画。

学校创办之初，举步维艰，尤生源更为困难，虽广贴招生告示，就读者仍甚寥寥。创业十年，每届学生不过十余人，大都是无钱进入其他学堂的贫寒子弟和雇请的教会工作人员。然路易士仍大喜，持之以恒必有成效。

一日，城里张出义和团揭贴，揭贴写道：今奉上帝令，灭清、剿洋、兴汉，行事多人协议，定今端午日戌时，各执军器，将发剪短，只留寸长，勿包帕戴帽，以光头现短发为记，征伐时，见头现短发者留，见头未现短发者除。一学生从城里回来说，有颗土炸弹在教堂内炸响，两艘装有洋布洋面的商船被人潜水凿漏搁浅。

是夜，熄灯号一吹，宿舍顿时阴森恐怖。窗外，凄冷的月光洒在操场上，洒在操场外长满青草的乱坟堆上，野狗在坟头嗥叫，尾音里夹着一股像人“格格”笑的声音，有人说是野狗拱开冢坟在啃咬骷髅头。学生们一个个毛骨悚然，把被子扯上蒙头颤抖。那天夜里，路易士与府城所有的洋人踏上了“先行”号轮，在码头上，路易士掉头回首，府城起伏的山岗上燃着成片的灯笼火把，不时响着鸟铳

土炮发出的炸响，散弹拉着一条条迷濛的亮光在府城的城墙上乱飞，有些还飞到江边，像划过一道道美丽的弧光。在启锚的那一刻，路易士心里说，我还会回来。

路易士终究没能像父亲那样将身躯埋在异国的土地上。1926年，路易士创办求知中学的第三十五个年头。其时，学校已有教员 16人，学生 173人，有了简陋的理化仪器室和图书室。其时，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了教会学校立案办法：凡外国人捐资设立之各等学校，均应向教育行政官厅请求认可，学校不得以传布宗教为宗旨，不得强迫学生信仰任何宗教或参加宗教仪式，学校校长须为中国人。

路易士最终没能创造出家族的神话。礼拜天，他将学生全部集中在礼拜堂，他默默地望着穿着洋布学生装，蓄着漂亮分头的学生，鼻腔一阵阵酸涩。他亲自宣讲福音，颂唱赞美诗，歌曲平和肃穆，在学校上空盘旋萦绕，弥漫着一种强烈的宗教气息。在优美舒缓的音乐声中，江水码头纤夫饥民扑进了一个传教士的人生画卷，荡荡悠悠的滑杆轿子穿行在高低不平的石板路上……接着是集体祷告，背诵《主祷文》：我们在天的父，愿人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您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赦免我们的罪，救我们脱离凶恶……

祷告后 路易士背诵了学校的《规条》 修身为诸生立学之基 言语行动 必须纯静 一切俗务 尤当深绝 衣冠必须整齐 恐略不从心 则于立身大有关键 道无殊于中外 圣何分东西 心同理同 原无二致 要能守正不惑 亦足多也。那时 学生们发现他早已老泪横纵，目光凝聚在站在后面的教员身上。

晚上，路易士参加了教友在戴家巷福音堂举行的欢送会。路易士颤抖的手不时将酒液洒泼在地上 他说 我们都是有志前往外国为主服务 最初我想到南美洲 是教会派我来华西 我做求知中学校长 30余年 也做牧师 院长和救济工作 我回去不是因为不能再当校长 而是另有原因 我的夫人患了重病。有人问我 你的家在哪里 我说 在中国 我离开中国不知道怎样生活 我的家在中国

.....

那天晚上，当轮船汽笛拉响的时候，路易士蓦然回首 老泪纵横。他遥望着夜幕中求知中学那幢轮廓模糊的教学楼，他多么希望能遥望到故事未来的章节

—

12月里的一天，这个城市的最低气温骤然下

降到零度以下。没有暖气设施的城市在北风中瑟瑟发抖，雪花漫天飞舞，路面打滑和视野不清使交通事故一个接着一个。那天，王林一到办公室就取出电热取暖器，充上电之后，藏在黑呢短大衣下，双手紧紧地握着。取暖器是苏倩送给他的，王林握着它就像握着苏倩柔软的手一样，温暖和希望一直传导到他的心底，他感到全身像沐浴在阳光里，有一种飘然舒适之感。

王林与苏倩的约会很秘密。苏倩先打进一个电话，王林嗯嗯应答两句就搁下，然后奔到街头电话亭回话。在喧嚣的车流声中，那声音遥远而模糊，但王林听来却像是靠在他肩头上喃喃低语，他听到岁月像风似的在他耳边呼呼掠过，感受到时间之水漫过胸口的那种窒息。

王林打开报纸，心不在焉地扫着标题：美拟在韩部署‘爱国者’导弹 省教委组织教师学习《教师法》，全方位多渠道吸引外资。他在后面两条标题上停留了几秒，他感到这两条消息放在一块有些意味深长。在换另一张报的时候，他瞥了一眼程小虎，程小虎梳着油亮的分头。这种发式在相册里那些年岁久远褪色发黄的照片上有一种传神之感，如今移到程小虎的头上却显露出一身的轻浮与放荡。程小虎戴着耳机塞、拿着一本人体艺术摄影画册，封面上的女郎一丝不挂，朝着他对面的冯茜茜

缓缓走去。冯茜茜去年才从大学毕业，她低垂着头，脸颊被女郎身后的那片霞光映得通红。王林想，得叫程小虎换个座位，让他面对即将退休的老钟。老钟患有白内障，动了手术，眼压倒是降低了，可世界却变得一片模糊。

这时候，王林一直等待着的那个电话响了。电话机放在程小虎的办公桌上，他拿起话筒，手像歌手那样朝王林一鼓捣，说：“王叔叔电话。”程小虎边说边用脚在办公桌下碰了碰冯茜茜，对她莫名其妙。王林注意到这个细节，他想，哪个环节出了问题？程小虎的判断怎么会如此准确？王林搁下电话若无其事地回到办公桌，他想，问题也许出在迫不及待上，尽管每次他都要隔好几分钟才出去回电话，但几分钟能摆脱某种因果联系吗？王林翻开报纸，等了二十分钟才放下走出办公室。他刚下楼就被红星中学的李校长挡回。

那一天，红星中学的老师群情激愤，潮水一般地涌进校长室。他们听说学校操场改建工程的费用大大超过了预算，听说华鹰集团将学校操场改建后的商场之一部转租给了香港另外两个商家，这不是玩“空手道”吗？华鹰分文不花只是利用学校的地皮转一道手就获利，而学校贷款施工辛辛苦苦干下来得到的却是一大笔债务，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要玩空手道学校自己也会玩。

两年前，华兴百货公司总经理汪平回红星中学参加百年校庆，望着四围的高楼突发奇想。那时，一块儿去的何永福说，这学校真是日薄西山，站在操场就像沉落在枯井底。在一个瞬间里，枯井的比喻诱发出汪平的奇想：井里的水能往上涨，这操场为什么不能升高？当然，升高不是靠土石填，而是在下面修建一座商场。汪平被这种灵感弄得激动不已，这样既可以解决公司人多地少的困境，又可以平添学生登高望远海阔天空的胸怀。这个大胆的设想立即得到市里的赞许。于是，汪平与香港银鹰有限公司联手，成立了华鹰商业集团，以他山之石来减轻投资的压力和风险。学校得知这一消息，以为汪平玩的是炒地皮，决定自己贷款修，然后再租赁给华鹰。没想到工程造价远远超过了预算而且华鹰照样玩“空手道”欲将修好的商场之一部转租给他人。

市教委对事情弄成这样始料不及。

教委主任赵渝海一根烟接一根烟地抽，其他几个副主任也跟着抽，将办公室弄得大雾似地弥漫。学校现在提出自己招商出租，这可行吗？你有港商那样的视野，触角和网络吗？就目前商业疲软的状况，市里没有哪家能整个儿地端下商场。分散出租进深100米处谁要？好酒不怕巷子深的时代已经过去。再有，分散出租皆短期行为，如今商家

都是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随时都可能撤出，那么，工程一千多万贷款学校何年何月才能还清？还有，租赁商场的华鹰集团是全市第一家外资合资商业企业，是经市里批准的，学校单方面毁约行得通吗？

王林在烟雾中瞥了一眼墙上的挂历，离商定的租赁合同签约日期已经不远了。没有校方的认可，他作为教育企业公司的经理是无权在租赁合同上签字的。快到下班时间，李校长才摊出底牌：租金得提高。

整个上午，教委都在一片沼泽地里跋涉，望不到尽头。王林全然忘了苏倩还在冰天雪地中等待他的电话，那一天，苏倩副教授裹着大红色的围巾，站在街头电话亭旁，雪花在她头上身上盖了厚厚一层，她先是原地跺着脚，后来便开始来回踱步，在雪地里踩踏出一片泥泞。她纤细的手指藏在羽绒衣宽敞的兜里愉快地弹着《黑眼睛》的旋律，这是最富手风琴表现魅力的俄罗斯民谣，讲的是一个黑眼睛姑娘爱一个负心男子的故事。苏倩将凄婉美妙的音符弹得活泼又浪漫。

那一天，在教委小会议室里，赵渝海和李校长一直望着王林，希望王林说些什么，因为分管文教副市长程志远是王林的同学，王林应该知道一些市里的意见。但王林一直缄默不语。

王林一直望着窗外，他的目光在越过纷飞的雪花眺望红星中学。学校已被鳞次栉比的高楼淹没，隐隐略略看得见长楼顶上那只光秃秃的旗杆。当年苏倩的手风琴声就是从那里飘出来的，王林心中突然涌出柴金协奏曲的若干段落，胸中溢满了旋律的美妙婉约，他望着那只日晒雨淋的旗杆，就像在望一种遥远的风景。

二

从会议室出来，食堂已经关门，王林只好去街头餐馆。

雪在纷纷扬扬地飘落，把城市弄得一片灰白。街道旁的枯树光秃秃地呆立着，枝条在寒风中萧瑟颤动。街上空笼罩着一层灰粉色的雾气。与寒潮袭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街头热闹非凡。地摊一字儿排在人行道上，胸罩裤袜针头线脑应有尽有，有的堆在塑料布上，有的搁在纸箱上，有的悬挂在兜售者手臂上，叫卖声与商店里进出的流行歌曲此起彼伏，将寥寂冷清的空气搅动得喧嚣而热烈。迎面而来的一对对恋人，寒潮为他们创造着亲热的氛围，他们穿着绚丽纷呈的羽绒衣，勾着手，搂着腰，撒下一路春天的气息。年轻真好，现在的年轻

人真是幸福。这时，王林看见一群穿越马路的学生心里一下沉重起来。他想到了学校操场改建工程，工程出现眼下局面他也是始料不及的。工程竣工到内部装修还得花一大笔钱，不提高租金又从哪里来？如果华鹰按照当初双方协商的那个数额租赁，学校借的贷款何年何月才能还清？

这时，王林听到有人叫他。一辆“皇冠”轿车停靠在路边，从车里钻出一个矮壮的男人。是华兴百货公司总经理汪平。他穿着一件黑呢短大衣，径直奔到王林跟前。

“王老师，你要去哪儿，我捎你一程。”汪平说。

“不去哪儿，随便转转。”王林说。王林1965年大学毕业分到红星中学教过汪平一年，那时汪平默默无闻腼腆得像个姑娘。

王林无意识掉头一看，身后正立着一块电影广告招牌，美国成人片麦当娜主演《肉体证据》少儿不宜。王林一下变得惶悚不安，他怕汪平误认为他是来看这类片子。放眼望去，镭射电影厅三五步就是一个，使人心惊肉跳的片名像一块块路标矗立在各个路口。

汪平说：“听说学校要闹事，学校操场改建工程，你可得说句公道话。最初是由我们自己贷款修，可学校信不过我们，怕我们炒那块地皮，将工程全部揽了过去。工程造价预算你也在场，初步租赁金

额校方也是认可了的，现在工程费用超过了预算，学校就想要在租金上做文章 将超支转嫁给华兴 你说这公正吗？”

汪平还想说些什么 见交警朝小车走来 赶紧告辞。

王林本想告诉汪平，学校也有学校的考虑和难处 比如市里有好几家港商投资的房屋开发 都因港商的资金迟迟不到位而像废墟般搁弃着；关于工程造价预算，谁能预见到建筑材料会如此猛涨。他希望双方能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协商 不要把问题弄僵。

王林边想边回到办公室。王林压根儿没想到程小虎和冯茜茜会在里面 他俩的家就在附近 中午都是要回家的。

办公室被红外线烤火炉映得通红。冯茜茜正坐在程小虎的腿上 她扬着脸 胳膊搂着程小虎的脖子 任他的手在羽绒衣里摸抚。王林想退出办公室为时已晚，开门带进的寒风将办公桌上的公文纸掀动得哗哗直响 程小虎掉头一看 抽出手将冯茜茜推了起来。

王林的突然撞进像带进了一股西伯利亚寒流 使程小虎突奔的热血一下凝滞了 他冲着王林说 你怎么不敲一下门。然后像意识到什么戏谑一笑 说：“王叔叔 你看我多晦气 每次这个时刻都

要冒出不速之客。”说完，拉着低垂着头的冯茜茜出了办公室。

王林才感到莫名的晦气与沮丧。他反倒像当事者一样羞愧难言无地自容，他不知道程小虎今后会给他带来怎样的麻烦与影响。

程小虎调进教委才四个月。之前他在对外旅游联络部当翻译。那是一个人人羡慕的单位。程小虎之所以调到清水衙门的教委，是因为他在创卫期间顶风不动。

那天，街道创卫指挥部督办组撞进了他的办公室。其时，他正在放慢速度欣赏《查太莱夫人的情人》中疯狂作爱的镜头。督办组的头儿叫陈浩，部队转业，参加过老山战役。陈浩一进门就被遍地的烟头瓜皮弄得怒气冲天，在全市轰轰烈烈的创卫活动期间，这办公室俨然像飘然于这个城市的一块飞地。陈浩开始还容忍着，他知道能进这样单位的绝非等闲之辈。他压住火气问：“谁是负责人？”程小虎叭地关掉录像，盯了对方一会，将座椅旋转了一圈，不动声色地抄起电话，纤细的手指像弹钢琴似的在电话键上弹出一屋的鄙夷不屑，他时而英语时而俄语时而又夹杂着八格牙路的日语骂了一通后，然后放下电话问：“你们是哪个部分的，什么的干活儿？”陈浩哗地撕下一页督办通知，说：“我们是街道创卫督办组的，限你一天之内将

办公室清洁彻底打扫一遍。”程小虎接过督办通知，耸耸肩，油亮的分头朝后一甩，慢条斯里取出签字笔，在签名栏一翻龙飞凤舞，拉划出一行无人知晓的文字。陈浩望着那行文字，压抑着的愤怒火山似的往上涌。创卫以来，他率领的督办组一路过关斩将所向披靡，从未遇到任何怠慢对抗，人人都懂得运动和风头的含义。创卫于城市是荣辱问题，于个人则是命运攸关的事。检查时出了问题，吃不了是要兜着走的。陈浩哗地撕下一页罚款票据，抛到程小虎的办公桌上。陈浩手中是握有尚方宝剑的，黄市长在全市创卫动员大会上明确宣布：谁不听招呼，哪个单位按兵不动就撤职就重罚。程小虎瞥了一眼罚款票据，将腿抬到办公桌上说：“要什么？美元英镑还是马克？我就知道你们是用来化缘的，要钱就明说，用不着转弯抹角。瞧你们这副打头，都什么年代了，还戴草帽背水壶，简直是对改革开放的不满，是给城市脸上抹黑，还是先打扫一下自己的卫生吧。街道就知道罚款，盼望着轰轰烈烈的运动，真可谓病入膏肓，一天不抽烟，走路舞翩跹，三天不运动，下脚便失重。”事态的发展超过了陈浩能够容忍的限度，尽管他意识到对方可能有一个显赫的背景，但他无法抗拒这种挑战，就像在战场上，遇到敌人的火力就要将它消灭，哪怕是用胸口去堵。陈浩一层层告了上去，一直找到黄市

长那里。于是程小虎在劫难逃。程小虎原本在北京念大学，因为经常出入歌舞厅夜总会，考试几科不及格，被劝其退学。回来后进了旅游局，试用一年。旅游局对他的纨绔作派甚为不满，黄市长打电话一追查，旅游局便毫不手软地开销了他。你老子是副市长又怎么的，他管不到旅游局，分管文教的副市长从来没转正过。程志远无可奈何，只得将儿子放到王林身边。

王林垂头丧气地坐在办公室。程小虎那本人体摄影画册无遮无掩地放在红头文件上，封面那个一丝不挂的少女低着头在海边漫步遐思，使整个办公室弥漫着一种蛊惑人心的魅力。王林走过去将一张报纸遮掩住画册，然后开始想学校的事。等会儿就要去学校参加学校党政工团各方面负责人的联席会，商讨解决工程费用大大超标出现的危机。学校想用提高租金的办法来填补费用黑洞，华兴和港商会接受吗？学校这么一闹会出现怎样的后果？即使双方再协商再谈判也得有个时间和过程。而学校与华鹰有限公司商定的签约日期已经在即，届时市里领导都要出席签字仪式。

局势相当严峻。

窗外，西伯利亚寒潮正滚滚而来，把雪片大把大把地扔下来。气象站预报寒潮将持续一个星期。

窗下有个盲人坐在小凳上拉着二胡，盲人僵冻的手指在琴弦上悠悠颤抖，旋律如风雪呜呜作响，像是一种生命季节的回声。

三

风越来越大，裹挟着雪花在城市上空漫天飞舞。晶莹的雪花是从西北方向飘来的，王林默默地望着那个方向，那边有一所师范大学，苏倩就在大学的音乐系任教。

三十多年前，王林在通往红星中学那条林荫小道上与苏倩不期而遇。那时，瘦小的苏倩跟他一样，肩上背着沉重的手风琴。他记得她穿着补丁粗布衫，但布衣却遮掩不了她贵族般的气质。她那双黑亮的大眼睛透着孤傲与深沉。多少日子之后，王林才从周围同学的只言片语中知道她的亲生父亲是国民党军人，逃往台湾，尽管她后来有了一个当司机的养父，但她却进入不了养父的历史。在许许多多都清楚她身世的人们组成的世界面前，她注定形单影只，注定只能选择音乐作为她人生旅途的伴侣。那天晚上，学校女生宿舍传来了柴金的曲子，凄婉美妙的旋律像西伯利亚的来风一样，灌满了王林的胸膛，他感到遇到了一个知音。那时，他